

亂風

OU FENG

第六集
主編 / 方韶毅

中國文史出版社

歐風

— OU FENG —

第六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瓯风. 第六集 / 方韶毅主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34-4302-2

I. ①瓯… II. ①方… III. ①文史资料—温州市—文集 IV. ①K29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0569 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wenshipress.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真: 010-66192703

印装: 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出品人

吴明华

策划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策划中心

主编

方韶毅

目 录

记忆	山楂红叶霜熏透	陈霖	一
	母亲影响儿子终身	游修龄	一七
	我所认识的张乘健	卢礼阳	一九
	“崇德”读书记	林明耀	二三
	我在崇德小学的时候	瞿光辉	三〇
人物	刘廷蔚：昆虫学家，诗人	方韶毅	三四
	艺文学堂的三位西人校长	端木敏静	五三
	心莲香远		
	——记瓯塑大家谢新宝	陈钧贤	七三
	陈准与仿古印书局	肖伊绯	九一
笔记	管希雄在史语所的任职经历	宗亮	一〇三
	莫洛三题	韦泱	一一六
	温州财经干部训练班二三事	沙开胜	一二五

文论	《周易》八卦原始 ——由叶适启发复原《周易》 从追随到超越 从民本到民主 ——写在孙诒让诞辰一百六十五周年	张乘健 陈小萍	一三四 一五〇
档案	一九一二年《东瓯日报》新闻选	孙焊生 辑	一六二
老照片	瓯江竹筏 雁荡奇峰		一七九
编后	继续	编 者	一八〇

一、求学贵州

抗日战争初期，浙大西迁贵州。为满足东南各省学子求学愿望，浙大于一九三九年在龙泉芳野设立分校。开初只设一年级，至一九四一年增设二年级，分文、理、工、农、师五个学院。学生自三年级起必须到贵州总校或转学至其他学校学习。

一九四二年冬，我考入第二次续招的浙大龙泉分校。翌年秋天为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我计划远赴贵州遵义续学。但西行求学缺乏路费。

我感谢女同学李爱修，慷慨资助八百元法币；又假装成亲密样子赴岳父家宴饮与未婚妻会面，索回订婚戒指二枚，在丽水兑换成几百元法币；再向在温州新墨林纸店任职的堂兄朝浩借款两千元法币，另在龙泉分校领取省府发给浙大分校学生西赴贵州总校津贴八百元法币。我凭此四千元左右法币作为自己西行的旅费。但当时丽水至衡阳黑市车票价需三四千元法币，故经丽水时，我又拜访了温州中学高中部化学老师阎保福，请她的丈夫第九行政督察区（丽水）专员余森文开一张介绍信给丽水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所所长，设法购到公价车票去湖南衡阳。

我把余专员的介绍信和两斤虾米送给丽水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所所长，他才安排我以公价搭乘一辆由温州商人金玉标和四川商人李某合资租来

运载温州针织品去衡阳贩卖的木炭车。

木炭车是以烧红木炭加水滴生成水煤气作动力的汽车。司机嫌我公费坐车便“捉弄”我，叫我坐在汽车前轮抵水板的车灯后的所谓“座位”上。我提心吊胆地把双腿骑在车灯上，脚板紧抵在车前一条横铁上，右手紧紧握住车身中间的眉心铁条，战战兢兢坐了两个小时，驶到几十公里外的云和县。

晚上，我听从金玉标嘱咐，在云和县请司机等人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次日上午我才安坐在驾驶室内，沿着冈峦起伏的群山，穿过仙霞岭向福建浦城驶去。

二、初遇桂林

我坐着每天只跑几十公里的木炭车，从浙江丽水，经云和、龙泉，福建浦城、建瓯、建阳、邵武，江西黎川、南城、南丰、宁都、赣州、万安、莲花至湖南衡阳。一千多公里旅程，公价车票仅一千多元法币。事隔七十年的今天，我还记得与他们两人相处的两件琐事：

一是木炭车到南丰，我和玉标在酒店里喝南丰名酿橘子酒。酒精度像绍兴花雕，橘子味，甜蜜蜜。我们开怀畅饮后，有点醉意，沿着公路漫步。这是一个皓月当空、浮云舒卷、秋风萧瑟的傍晚。玉标在此美景下，漫步低吟其长兄描写羁旅之苦的五绝：“雨雨又风风，凄凉客舍中。离愁千万叠，独对一灯红。”我则引吭高歌新疆名歌：“大坂城的石路平又长，西瓜大又甜。那里的姑娘辫子长，两只眼睛大又亮……”

二是木炭车抵达福建邵武车站，税务局两个税务员要求停车检查车内货物。四川商人李某从车里抽出一打毛巾和一打袜子给他们检查，并说：“车内货物与你们手里拿的是同一类货色。”两位税务员挥手示意可以开车走了，两人各拿一打针织品迈步离开。李某

气得操着四川口语大骂他们是偷窃货物的贼骨头……

我从衡阳坐三等车抵达桂林。休息一天，再坐三等车去湘桂线最后的小站河池县金城江镇，寻搭便车去贵州遵义。在桂林至金城江的火车上，旁边坐着一位朴素的妙龄少女。她穿着一件旧阴丹士林旗袍，一双眉尖微蹙的大眼睛，脉脉含情，很像初次外出的学生。我心想与她搭讪，但不敢贸然启齿……

我找到金城江镇资源委员会办事处买了一张票子，搭乘资源委员会运载小型块状的钨、锑矿去重庆的木炭车，中途在遵义下车。在办事处门口我碰到那位大眼睛少女。我情不自禁问道：“你也去重庆吗？”她羞怯答复：“去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你呢？”我高兴地答道：“我去遵义浙大化工系。”她瞧瞧我，我补充一句：“我们是旅伴了！”

次日，我坐资源委员会第一辆运矿车西行。办事处门口停着好几辆车子，将陆续开出，独不见去重庆中央大学那位妙龄少女。

木炭车抵河池车站宿夜。我住入旅社，随便吃些点心，便匆匆去停车地点寻找大眼睛姑娘。十多分钟后车子都来了，我看见她正站着要搬行李。我毛遂自荐去把她的行李搬到我住的旅馆，定好房间。我做东带她去吃晚餐，她以感激的目光默默向我致谢。饭后两人愉悦地在房间里叙说我们都为找到同行旅伴而高兴。我们娓娓诉说对家乡母亲的怀念。

她名饶小苹，湖南邵阳人，毕业于桂林国立汉民中学高中部，考取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母亲是中学教师。家中弟妹六人，她是长女。父亲重男轻女，不允许女儿读大学，经母亲软缠硬磨才勉强同意。离家前夕，母亲赠她金戒指，她为了让母爱永远陪伴着，将金戒指系上红绳挂在胸前。母亲曾说过六个子女都在，她的心像随时被六条绳子四面八方地扯着，小苹怀念深受多子女之苦的母亲，在金城江写信给母亲，一边写，一边流泪，泪

珠都滴在信纸上。我也诉说母亲爱我太深，想我太苦。记得我离家那天，她站在庭院前大门口送我。我坐上人力车离开家门时，回首一瞥，只见瘦削的老母亲，用右手背掩住流泪的双眼，正转身向庭院走去。儿行千里母担忧。她流泪送我，在家想念我，我何日才能报答她的恩情啊！

我与小苹远离故乡读大学，同在广西河池县旅舍怀念慈母恩情。母爱是凝结我们成为旅伴的一个起点。

三、暴雨马场坪

我们两人乘坐资源委员会木炭车自河池县西行，经广西南丹，贵州独山、都匀。投宿时，我为她搬行李，与她共进餐点，共宿同一个旅舍。在车上两人唱唱歌曲，谈诗论文，喁喁唧唧，十分亲热，很自然地了解到她的家庭、身世以及她加入三青团的情况，至今难以忘怀。

小苹的曾祖父是一位进士，做过官。祖父在江西也当过清朝的官。祖父钦慕康梁变法，抱着工业救国的思想，把三个儿子送到当时的名牌大学：北洋大学、南洋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小苹的母亲读过旧制四年制师范。小时候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抗战爆发后，父亲改了行，进入工厂、水电公司担任了办公室主任和总务长。小苹一家人随着父母求职谋生而迁徙，先从南昌、上饶到南京，她顺利地读完小学。抗战开始后，小苹十三岁上了初中二年级。一家人外出逃难。先从南京到长沙，住祖父母家；又从长沙到邵阳，住三姑母家；最后去邵阳二姑母家。但日军长驱直入，一路轰炸，小苹一家人就往后跑。逃难过程四年多，小苹从十三岁逃到十七岁。当时父亲还在沦陷区汉口市水电公司谋生，一九四〇年才化装为商人辗转逃出。这段时间家庭生活的支出，全靠原有的积蓄和亲戚的照顾。

小苹虽失学四年，但母亲的文学素养影响她对古典诗词的爱好。邵阳的二姑父是一位通儒，他曾为亲戚的孩子们“设帐”，每天授课两小时，主要讲《左传》，也讲些唐诗。他家藏书多，二姑父特准她随时可去他家涉猎中外书籍。她似懂非懂地自学《诗经》，又看了些早期翻译的《天演论》等书。她的博识，在青少年时候就打下了基础。住在小苹家中的外婆见她耽读书籍，作诗嘲之曰：“拥炉抱膝读新词，家事纷纭总不知。”

小苹于一九四〇年以同等学历考入桂林国立汉民中学高中部。据教育部规定国立汉民中学高中部学生均须集体参加三青团。小苹班有十多位女同学曾成立学习小组，小苹担任副小组长。校中成立三青团分团后，学习小组改称分队，她成为副分队长。这个历史污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审查历史时成了她极大的苦恼。

一九四三年初冬一个下午，我们西行至贵州福泉县重安江畔马场坪镇时，遭遇一场暴雨。木炭车无篷盖，仅靠小苹一把小伞遮雨。我爱护小苹，怕她受凉，以自己身躯遮住狂风暴雨。傍晚停车马场坪过夜时，我已淋得像一只落汤鸡了。小苹见状，心知肚明，暗暗感激不已。

下车时，资源委员会司机要查验车票，我找遍口袋、钱包，找不到在金城江资委会买的车票。司机又不能证明我在金城江已购车票，双方争吵起来，司机竟污蔑说我同小苹是一对狗男女，双方几乎动武。

争吵后，我告诉小苹，明晨一定去马场坪汽车站买票赴贵阳，不再坐资委会的车子了。小苹听后黯然失色：“你不要走啊！你走后，我该会多么寂寞啊！谁人能像你这样殷勤照顾我啊！”晚餐她作东，点了几样菜，沽来几两白干慰问我。席间，她大约喝了半两白干，委婉地劝我与她一道西行至遵义分手。我舍不得离开这位多情的湘西才女，答应明晨继续陪她西行至遵义再分手。当旅馆招待

员带领我们到隔壁新建三层木结构客房时，我发现小苹两颊绯红，步履摇摆不定有点醉意。她一到客房便头枕床架躺着，可爱的大眼睛闪闪烁烁，像与人说话似的。我亲热地坐在小苹身旁。三楼新客房，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两人住着。小苹脉脉盯着我，我乘着酒兴想吻她，我单纯得不好意思说接吻，慌忙生造“送唾液”替代，腼腆地说：“小苹，我想把嘴里唾液送点给你……”小苹一听勃然，一本正经地说道：“别乱说！规矩点！”我不听她的话，大胆地吻她。她东躲西躲，我终于没有碰到绯红的两颊，两人相顾，莞尔一笑……

当双方甜蜜地休息时，我猛地梦一样的听到小苹一声呼唤：“我的最后防线差一点被你攻破了……”

我听到这句“绮语”，觉得这位湘西才女，怎么罗曼蒂克地处理旅途邂逅的偶发的恋情呢？

我默默地离开床沿，回到隔壁自己的住房。

四、龙里幽梦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躺在床上分析小苹十来天的言行，处处表露大家的典雅风度，晚上“绮语”是酒后失态。上世纪四十年代知识分子认为男女爱慕眷恋之情是高尚的，肉体之爱是庸俗的。如果小苹怀孕离开中央大学，我岂不成为天下罪人了？我尊崇儒家哲学，遵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教导，不能伤害她，她是多情的湘西才女。我爱护她。

次晨，我从钱包里找到贴在钱包壁上被马场坪暴雨淋湿的资委会的车票。我们又愉快地继续西行。小苹在车上轻轻哼着《康定情歌》：“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地爱哟。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地求哟。”这是多么迷人的爱情旋律啊，小苹是什么心态哼这首爱情名曲呢。她哼毕《康定情歌》，又向我叙述《项羽

本纪》中的虞姬的忠贞。她敬仰虞姬，尊崇地用湖南腔朗诵一首骚体古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接着又背诵一首五绝，诗中惋惜《史记》不记虞姬之死：“大王真英雄，姬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记美人死。”她喜爱这两首诗，说明她不以成败论英雄，赞美患难、纯洁的爱情……

傍晚，车子停在离马场坪约五十公里外的龙里县。小苹的旅舍在我隔壁。傍晚，小苹在她住房里用针线缝补我旧棉大衣上的破洞。我生平第一次让女友缝补我的旧衣，我幻想他日小苹成为我妻子，我该多幸福啊！我又觉得世界上浪漫的美丽的事情是难能永久的，我害怕我会失去她……

傍晚八时许，我推开小苹房门想与她闲聊。啊，她房门未关上，人已拥被而卧。我便轻手轻脚地睡在她身旁。她将棉被往我身上盖。小苹穿着短裤、背心，我和衣躺在她身旁，抚摸挂在她胸前的金戒指，我闻到柔软、洁白胴体里散放的淡香。我问：“小苹，你身上有香气，你洒过香水吗？”小苹摇摇头说：“家中没有香水，自己也不用香水。”我想是少女热恋时，受人抚摩后发散的清淡的香气。我虽然朦朦胧胧，心里却安静地能够自持。

在贵州龙里旅舍，我和小苹同床同被，似睡非睡度过甜蜜的秋宵。天蒙蒙亮时，小苹醒来，惊慌地问：“陈，我毁了没有？”我平静地答道：“小苹，你放心，你依旧是冰清玉洁！我祝福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完完整整地回到中央大学。”小苹叹口气说：我真像茅盾《蚀》里的王诗陶啊……

五、山村晚步

马场坪暴雨的良宵，龙里深夜的幽梦，使我记起德国歌德在《少

年维特之烦恼》中的名言：

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
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
这是人性中的至圣至爱，
啊，怎么从此中有惨痛飞逝？

美丽的事是难能永久的，我与小苹浪漫的激情是难以继续的！因为两人分别在重庆与遵义，相距太远，了解太少。小苹身上赋有中国传统的敦厚，又富有西方的浪漫色彩。我担心她会离开我，将来我会失恋、悲伤、痛苦，我开始彷徨……

一九四三年初冬的一个傍晚，木炭车停在离遵义几十公里的山村过夜。我偕小苹在村旁的公路上散步。我鼓起勇气，坚定地说：“小苹，明天车到遵义，我们就要分手了。我与你相处十多天，情投意合，由同行旅伴变成亲爱的情侣。但我们分隔太远，相知太少，担心总有一天会各自东西。我建议双方把旅途中的趣事都忘记了。你去中大，我回浙大，大家各奔前程。”小苹听后，大眼睛里慢慢地溢出一长条泪珠，沉痛地说：“你们男人玩弄女性，玩够了，就丢开，真狠心！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小苹竟像小孩一样呜呜地哭起来。我生平第一次目睹一位多才、多情的湘西姑娘泪流满面地站在我面前。我的心软了，转口安慰她说：“小苹，你不要哭了。分手后，我们继续通信联系。同行十多天，我已跌入爱河，把你当做唯一的情人。我真心希望你能物色到比我更好的男友作为你的终身伴侣。但我希望你早日告诉我！别让我空等。”小苹听后，泪止微晒，两颊的泪痕，仍在闪烁。夕阳曳长了我们的影子，在公路桉树丛中闪动，两人踏着灿烂的余晖，携手归来。

六、车过花秋坪

次日下午，木炭车到遵义，我们在遵义某旅舍依依不舍地分手。可爱的眉尖微蹙的大眼睛恋恋地盯着我，我心里痛苦地离开她，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向谢家巷浙大教务处报到。

过了三天，我收到小苹发自桐梓松坎的信。信里述说自己孤孤单单自遵义西行，每逢木炭车因故停车，她再也听不到我亲切的关怀：“小苹口渴吗？腹中饥饿吗？”傍晚投宿时再也看不到我可爱的身影。为她搬行李、定旅馆，共同享受愉快的晚餐。白天车厢里静悄悄的再也听不到我们最喜欢共同合唱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作词的名曲《离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吹，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再也听不到我最喜欢以温州方言朗诵的苏轼《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她说她的脸上身上永远留着我的不能消失的痕迹。小苹在信里叹息道：“啊！谁能逃脱太上众妙之门呢？”小苹在信中附了《车过花秋坪》自度腔一首。花秋坪是娄山山脉的一个关口，北通四川，下有七十二个弯道，险阻难行。

九

记忆

车过花秋坪

自度腔

看不尽山楂红叶霜熏透

看不尽衰柳残荷瑟瑟秋

过不尽迂回山道难回首

俯看群山在下头

七、高原恋歌

小苹赴重庆中央大学报到，安置在柏溪（一年级）分校学习。她来信说自己一心扑在爱好的文艺活动：写作、演剧和漫谈。我赴遵义浙大化工系二年级读书，学习要求非常严格。清华大学一九三七年毕业的冯新德讲师，讲授有机化学。他身材清瘦，目光犀利，是工学院唯一的以一口流利英语上课的讲师。他在黑板上写英文的课文摘要，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只是教课速度嫌快，学生听课必须全神贯注，手脑并用，否则无法跟上。每周在课间举行十五分钟的 quiz（考试），因此学生必须备课应考。据老同学说，有机化学学期考试全班约有三分之一人补考，补考后仍有数人须留级重修。我敬佩冯新德老师渊博的学识和严格的教学要求。一九四五年他考取了公费留美研究生，后来成为名教授。应用力学课和德文课，课后都有作业。我每晚都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勤学至深夜。小苹在柏溪很活跃，她把黔渝道上写的古诗寄来：“负笈他乡作远游，金风洗净十分秋。壮心欲逐巫山上，乡梦犹萦湘水流。”我认为《车过花秋坪》的自度腔比这首诗清丽多了。她又说过去在母亲熏陶下，爱好古诗词。现在柏溪受同学的影响爱上了新诗。她参加由诗人曾卓领导的朗诵诗集体，朗诵了绿原的《读〈最后一课〉》和袁水拍的《我愿意我们能够》。

因为我功课忙，常常迟复小苹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我说：“当我等待遵义复信的日子，我总是看看重庆星空灿烂，偶尔也有流星，我便胡乱猜想……难道远方友人的心上，也陨落了一颗星星……”

为了灌溉桂黔旅途上的恋情，我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写了一首《高原恋歌》，庆贺小苹二十岁生日（小苹生于公元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六日，岁次甲子二月廿二日）。同时觉得小苹弟妹多，都在求学，家境平平。我未征得她的同意，汇上五百元法币做她的学习费用。

高原恋歌

生日，

谨献给你这名字：

——菲亚。

像《夜未央》里的苏菲亚，

有血！

有爱！

菲亚，记起你，

那会说话的眼睛，

响着——响着——

像夜莺歌在月色的长堤，

我就记起了大海。

海上有帆影，

一点，一点……

浪花上起落着鸥群；

夕阳每天醉着脸，

向海水调情，

古塔尖，

羞向斜晖脉脉……

菲亚，记起你，

那会说话的眼睛，

亮着——亮着——

像杜鹃花，

红在春天，